

冬之精灵

□张金剛

肃杀的冬季,令万物憔悴,自然的一切灵动好像皆被寒潮封冻,潜伏在时光的驿站里。难耐这被动的单调,于是便穿越惯感触,在现实与记忆间努力探寻那冬日的精灵。

雪姑娘,调皮地催捧着冬翁的脚步,扯下这位时光老人衣裳上洁白的绒絮,一起抖落在天地间,闪动成无垠的帷幕,晕染着自然的色调。五彩的落叶、枯黄的山脊……都乖巧地躺在温情蓬松的雪被里,享受爱抚,静静安睡。抹开冰晶迷蒙的玻璃窗,雪精灵还在纷扬,轻轻柔柔地旋舞着,演绎成了壮阔,澎湃着冬的激情。

那恋巢的麻雀从来就不向往远方的温暖,成群结队地飞舞在雪后酷寒的故地,依然坚强并快乐着。常见雪地里、树枝间、屋顶上停着灰黑的一群,在那里欢鸣着冬季,寻觅着快活。圆圆的脑袋,悠闲地转动;如点水般地跳跃,轻捷而有韵律;驻在那里,有心无心地啄食着裸露的草籽或是砂土,似是充饥又似玩耍,偶来一声惊吓,便立即展翅飞远,留下清脆的叫声一道、倩影一弧。

跃动的小溪,已然水落石出。既而从岸边的枯草堆里,慢慢生出薄脆的片片冰凌,有的晶莹、有的磨砂、有的绽放出美丽花纹。生了又融,融了又生。但终被冬的魔杖一点,一夜间固化成了河冰,敛起了柔美、休止了灵动。在深潭的冰面上,凿一眼窟窿,伸进钓钩,等待来的将是活蹦乱跳的鱼儿。若是馋了,烹成美味;若

火是冬的天使。在乡下,集一堆干柴枯草,暖暖地在墙脚下一个灶,三五成群暂居于温暖的庇护下,甩两把扑克、下几盘象棋,扯半天闲话,这寒冷的冬日亦会如此闲适惬意。记得儿时夜校放学后,在半路寻方开阔地,燃起几捆玉米秆儿,熊熊的火焰噼噼啪啪冲天而上,暗淡了皎洁的明月,隐去了闪烁的群星,映红了少年的脸庞;围着火堆跳着、转着,热腾了寂寥的旷野,放肆着激扬的青春。最喜寒风凛冽或大雪纷飞之时,将屋子打扫干净,守着旺旺的火炉,或读书、或喝茶,或呆呆地看着蓝莹莹的火苗悠悠晃动,如是催眠般地在温暖中忘却了时间。

火红的灯笼、炸响的爆竹、欢腾的焰火、翻滚的水饺……当这一切灵动的符号出现,标志着冬已渐近尾声,春已蠢蠢欲动之时,这冬之精灵,又要难舍地远去了。相信,有了这些精灵的相伴,这冬便也不再漫长、冷峻,定会在心中渴盼着明冬的再次相会。

有一种美丽叫执着

□郑爱锋

后来,期中考试的日子就要到了。由于学习越来越辛苦,在一次保证了它足够的水分之后,我便没有再去管它,也渐渐忘却了它。

又过了约一个星期以后,不经意间,我在阳台上发现了种那颗绿豆的杯子。杯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碰倒了,杯口与墙壁间的距离只有一厘米左右,之后的景象让我为之一振。只见那一厘米的缝隙里,一株绿色的芽儿,努力地往上生长着,它虽然看上去有些弱不禁风,但是,它依然挺直了腰板,向着太阳的方向生长着。

它执着,给予它的只有短短不到一厘米的缝隙;它执着,虽然它要面对的是严寒;它执着,在无人知晓下它努力向着阳光生长着!

泪水滑过了我的脸颊,我相信,我也能像它一样执着地生长,虽然有许多困难,虽然长不好走,但是阳光终会洒在你的身上,只要执着。

那灰色的生活过去了,擦干泪水,我向着阳光努力生长着。阳光下,又一株幼苗执着地生长起来,加油,向着希望生长吧!

冬天的山村,没有电灯、电视,吃完饭,大家都喜欢来姑妈家来闲坐聊天。一根旱烟袋,你一口我一口,把小屋抽得“狼烟遍地”。男人们不厌其烦地回忆着当年上山湖边打游击的壮举,还有文革中武斗的琐事。姑妈则就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在纺车上边听边纺线,她先将棉花搓成条,再把条纺成线,然后再织成棉布。均匀的纺车声是我儿时最甜美的摇篮曲。常常等我一觉醒来,她还在纺。姑妈织织的白棉布染成各种颜色,还给我们做衣服、做鞋子,还分给左右邻居。现在想来,那线锤上缠绕的都是姑妈的青丝啊,她把青丝纺成了白发。到老了,她和姑妈的寿衣、寿布她都准备得好好的,说到时候拿出来现成的。

1976年全国防震,姑妈来我家帮助炒米(预备万一地震用),把家里坛坛罐罐装满了,她还嫌不够。说真得要地震了,逃难的人就多了,说不定一碗炒米能救一条命呢。

一字不识的姑妈热心而贤淑,常常语出惊人。驻村干部最喜欢来家吃派饭,村里谁家父子不和、兄弟不睦或夫妻干仗,都喜欢找“四姨”评理。姑妈边纺线、边说理,直到把大家心中的乱棉花也都纺成了线线,既连续不断又清楚明了。这时候,纺车前的小脚姑妈倒像个理学家。从姑妈家到我家,要翻过一座小山,小山背面有一条翻山小道,有一次我对姑妈说,要是山那边什么也没有怎么办?没想到姑妈竟正色道:世上就没有断头路!

姑妈不在世多年了,但姑妈的这句话却常在我的耳边回响。是呀,只要人在,就有路在,只要路在,就有希望在。

记得若干年前,我曾经看过一部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朝鲜姑娘“卖花、卖花……”的歌声响遍了大街小巷。我真想让那朝鲜卖花姑娘来卖梅花,不用歌唱,也不用吆喝,随风飘送的花香就是最好的招徕,爱花的人儿远远地嗅着了,定会循着花香远远地寻来。形色匆匆的路人,见着了这开在冬天里的花儿,即便不买,也会缓了脚步,一观梅花风姿,一闻梅花馨香。年龄的女孩子手里握了一束梅花,仿佛徜徉在冬日的春光里;老人们握着梅花,不时凑近鼻端,闻闻梅香,脸上满是欣慰与祥和。

又是一年品梅时。我沉醉在梅花的意境里,不知不觉间,春天就在眼前了。

对梅花的喜爱,何止于文人雅士?

寻常百姓,对于梅花同样情有独钟。“金蓓锁春寒,一花香千里”。每到寒梅飘香时,有多少人情愿意冒着刺骨寒风去寻梅赏梅,家家户户的客厅、书房、卧室,花瓶里都不免要插上一束梅花。即便只有那么三两枝,那冰清玉洁的身姿,暗香袭人的气韵,已然让房间焕发出高雅、温馨,就算是简室陋居,也顿时提升了文化品位。

你谦我让路不“怒”

觉地在我我他中形成。尤其在单行道上,所有的车辆或并肩而行或擦肩而过,性急的在来往穿梭中,难免会与正常行进的车辆或行人磕磕碰碰,于是司机与行人、司机与司机就有了纷争、埋怨,甚至拳脚相向。

作为有车一族,一天早上因上班赶时间,不小心汽车前面引擎盖碰了一下辆三轮车的后轮,三轮车抖了抖,车上的大爷立马下来,一把将车扎在我的车前,双手叉腰一声大吼:“下来!”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中国有同情弱者的民风,机动车让人力车、人力车让行人,一直是不

成文的规定。汽车与三轮车相碰,我是强者他是弱者,切不可掉以轻心,心想今天遇到麻烦了。于是,我将车停下,先做了一个深呼吸,放平自己的心态,然后展开笑容:“大爷,真不好意思,刚学开车,判断有误,让您受惊了。”想必大爷没想到一个弱女子来了这么一招,竟愣在那里,不知如何向我发话。正在他犹豫之际,我又赶紧赔礼道歉:“大爷您看,只是轻轻碰了一下下,也没伤着您的车,请您老多多担待。”旁边一下来了许多围观的人。大爷见状,无奈地挥了挥手,做出让我走的手势,大有好男不跟女斗的绅士风度:“年轻

寒冬品梅分外香

傲视逆境的风骨,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喜爱。

宋朝爱国诗人陆游爱梅成癖,作有上百首的咏梅之作,如:“向来冰雪凝严地,力幹春回竟是谁”,“雪虐风饕愈凜然,花中气节最高坚”,“放翁年来百事清,惟见梅花愁与破”等,表达了自己对梅花的深深喜爱。

宋代诗人林和靖,隐居在杭州西湖小孤山,终身不仕,亦未娶妻,“梅妻鹤子”。他的名句“疏影横斜水清

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逼真地描绘了梅花的风貌,一直为后世所推崇。

当代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在一首咏梅诗中写道:“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盈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雨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伴来,遍地吹军号。”这一愁一笑,立刻把梅花写活了。那任凭风袭雨侵,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那引来万紫千红而谦逊自处的神态,怎不令人为之振奋。

□罗莉

随着都市有车族地悄然兴起,拥有一辆小汽车,不再是普通百姓的梦想,马路上汽车的与日俱增,也让信阳——这座小城的人们渐渐患上了“路怒症”。

每到交通高峰期,汽车、摩托车、电动车、三轮车、自行车,从各个小区涌满街头,把有限的马路挤得水泄不通。上班的、上学的,为了赶时间也无暇顾及交通规则,绿灯停、红灯行,忙得交警和协管员吹破哨子也无济于事。人为的堵车不仅是北京等大城市的“顽疾”,也已成为中小城市街上每天上演的一幕幕“闹剧”。汽车喇叭加大音量此起彼伏、叫唤不停,行色匆匆的人马声载道、不绝于耳,个个脸上写满一脸的怨怒,“路怒族”不知不

觉地在我我他中形成。尤其在单行道上,所有的车辆或并肩而行或擦肩而过,性急的在来往穿梭中,难免会与正常行进的车辆或行人磕磕碰碰,于是司机与行人、司机与司机就有了纷争、埋怨,甚至拳脚相向。

作为有车一族,一天早上因上班赶时间,不小心汽车前面引擎盖碰了一下辆三轮车的后轮,三轮车抖了抖,车上的大爷立马下来,一把将车扎在我的车前,双手叉腰一声大吼:“下来!”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中国有同情弱者的民风,机动车让人力车、人力车让行人,一直是不

联律四则

徐生力

一、春夏秋冬

柳舞池塘归燕紫,兰香草野映山红。迎风浪浪罗绸缎,出水芙蓉碧玉球。果硕稻丰金菊瘦,天高云淡赤枫浓。梅花点点风骚尽,松竹青青本色同。

二、梅兰竹菊

只为瑞雪递清香,不必周身披绿叶。风光丽日舞长剑,优雅清和飞彩蝶。遮雨挡风摇翠影,虚心处世示高洁。任由秋气擎坚贞,待到来年消暑热。

三、孝悌忠信

芝兰玉树遵德始,寸草春晖尽孝人。敬长尊兄德有序,夫妻互敬爱坚贞。知书达理忠弥厚,崇德尚贤福满门。待人取义言纯正,处世以仁德弘深。

四、福禄寿喜

和谐社稷蓄洪福,忠厚人家有瑞光。无视为官逐厚禄,垂青守正志行方。福如东海人长寿,富满金山日大康。五彩云来民获喜,九州国昌祥绵长。

收获快乐

□马林

快乐是一种体验,但生活在快乐之中的人却很少去回味,我也不例外。

父亲快74岁了,休闲垂钓之外,隔三差五,乐此不疲地接送小孙子上学。一天,家属院新来的门卫对我说:“我看这来来往往、老的少的都跟那个老爷子说说笑笑的亲热劲儿,咋看这老人都非一般!原来那是你父亲呀!”这时,我的心头有一种震撼的感觉。

想到十多年前,我参加工作几年后,父亲就退休了。眼见一些退休没几年已呈现快速衰老的人;一些原来在单位叱咤风云,退出工作岗位后,就再也没有走进过原先的工作单位的人。那时,心里不免有些莫名的担忧。

好在父亲退休前夕,凭借其几十年做学生管理工作的丰富经验,被当时的信阳卫校广东省揭阳分校盛情相邀,到分校主抓学生管理工作。父亲可以继续做令他感到快乐的事情了,我的心也踏实下来。

中原人到南方,难免会不服水土。我尽可能地多打电话,以缩短时空的距离感。电话中,父亲谈到为学生组织文体活动的趣事,带队出早操、检查学生晚自习、与“问题学生”促膝谈心、为生病的学生送去亲手加工的饭菜等。说到信阳卫校往届毕业的广东学生得知他在揭阳市后,结伴辗转两个城市前往探望时,显出几许兴奋。平淡的话题,却让我感到了父亲一如既往的执着与投入,那种对生活的热爱与健康的精神状态让我可以暂时放心了。

一天,他说,最不适应的就是喝不到信阳的水泡出的信阳茶了。后来,竟然在距学校几里之外的一座观光游玩的小山上找到一处可以饮用的山泉水。用这种甘甜的泉水泡出的信阳毛尖茶并不比家乡逊色。再后来,这个秘密被他身边的一些师生发现了。父亲居室的取水桶里就再也没有中断过这种泉水,那是师生们自发为他运送来的水。他们安慰他道:别太想家了,我们这里也有你们那里同样的水。

三年后,在分校办得如火如荼时,父亲谢绝分校师生地带来信阳卫校的管理经验已经开花结果,我的使命完成了。此后每年的除夕之夜,父亲总能收到早已天各一方的分校师生打来的问候与祝福的电话。十年前的一段相识相知之缘,令他(她)们对

父亲有这么长久的牵挂,使我对父亲退休后的一段幸福生活感到无比的欣慰!

父亲回家时,用在揭阳领到的工资买了三套家用电器,分给我们姊妹三人作为纪念。我对此格外珍惜。因为我知道,我们都不是“啃老族”,父亲也不是一个看重物质利益的人,这纪念意义就非同寻常了。

父亲在计划经济时代做过几十年的学生管理工作,分管招生和学生毕业分配,在“铁饭碗”被格外看重的那个时代,与社会各界交往甚多。那时,找他办事的人多得似乎能把门槛踏破。父亲为人办了好事之后,拒绝吃请及礼物,有他自己的办法。对学生,他说:你现在的钱也还是你父母的钱,等你将来出息了再来看我这个老师!对单位同事,他说:没准儿哪天我也会求于你的;对工人农民,他说:我知道你们经济上并不宽裕,买这些东西不知要花去多少工资,卖掉多少粮食!对商人,他说,我知道你很有钱,我现在的生活还过得去,如果日子不好过,我会找你的!对官场政要,他说:什么都别说了,只当我们交个朋友就好!父亲的为人处世之道使交往双方保持了尊严,他的真诚常常令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为之感动。

父亲的记忆力惊人。2000年10月,信阳卫校举办50周年校庆时,一些六、七十年代毕业的学生见到父亲,欣喜若狂。几个学生问:“马老师,您还能叫出我的名字吗?”父亲不仅叫出了他们的名字,而且讲出了几段他们当时校园生活的细节。于是,一阵狂喜、拥抱与欢呼声中,父亲几乎被抛向空中。

此后的不期而至的探望、校友会、班级同学会不断,父亲每应约前往,与学生共同回忆过去的快乐时光。学生们关心他的生活和健康,有的帮助他改变了居住条件。得到那么多人的真诚的祝福,这种快乐超越物质层面,带给父亲以精神上的满足。

一直以来,我以为父亲有时天光未亮就起床带队出操太辛苦,但从他硬朗的身体看,他确实收获了健康。他在卫生教育管理战线辛勤耕耘几十年,在无数人的心中留下了一段段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播下了快乐的种子。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搅得人心烦意乱的时代,父亲收获着他的快乐。有时我想:是什么付出,让我们坦荡;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坚强。收获了父亲这笔精神财富,我想,我也可以尽享生活的快乐了。



山乡暖冬

肖东摄

岁月神偷

□周菊

这样生活着,这样任日子重复着,总有某个瞬间,你蓦然回首,惊觉日复一日流逝的岁月才是最不可防备的神偷。它在季节的变换中,在昼夜的交替里,在你身边,在你手上,它无处不在,但它总是躲着你的心远远的,让你,你必须一个人背上行李出远门,身后已没有为你守候的门,身前没有一盏指引方向的灯,投身茫茫人海,混迹滚滚红尘,

它偶尔到你心灵走一遭,给你的心头重重一击,当你猝不及防地惊醒时,它已成功偷走了你大部分的“财富”,只留下满地狼藉。

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人就踏上了征程,沿着早已画好的生命轨道前行,亲人搀扶你走上最初的旅程。总有一天,你必须一个人背上行李出远门,身后已没有为你守候的门,身前没有一盏指引方向的灯,投身茫茫人海,混迹滚滚红尘,

□胡巨成

田野上飘来一把小洋伞。

犁田的、耙地的都慢了下来,连耕牛都瞪圆了眼睛,看着小洋伞由远到近,由小变大。因为洋伞下罩着一个惊艳的“洋婆”。

女人中等个儿,皮肤细腻,齿白唇红,瓜子脸上总荡着春风。

“金妹回来了!”“这么热的天还回娘家”……人们在搭话中目送着小洋伞渐渐远去。三寸金莲在高低不平的土路上起伏而行,越发把凸凹有致的身材衬托得让人心动。

这应该是解放前的事情,老辈人都喜欢把好看的女人叫“洋婆”,洋气的婆娘。

—

她是我的姑妈,实际上是我姑奶奶。

我们那地方处鄂、赣、皖三省交界,天高皇帝远,称谓常常倒着来,儿子管父亲叫爷,管爷爷喊爹,所谓姑妈原本是妈妈的姑姑,我则应该叫姑奶奶。

我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姑妈身边度过的。姑妈的村子很大,大约七、八百人口,紧挨着武山湖。村头山坡上有两棵很高的松树,微风吹过,松涛阵阵。

我儿时的幸福记忆全在姑妈怀里度过的。一放假就爱往姑妈村里跑,去了就不愿回来。家里兄弟姊妹多,父母能把一大家子人养活实属不易,家里的字典上根本就没有“溺爱”二字。姑妈家就是我的天堂。在那里,我不用带弟弟、妹妹,不用上山砍柴,不用给全家人做饭,更不会动辄受到父母的责骂。我可以自由地看书,一

我的姑妈

□周菊

一路跌跌撞撞,一路勇往直前,一路都有歌声,只为相信总有一天会到达一个鸟语花香的港口,领略一片属于自己的美不胜收的风景。渐行渐远……有些人仿佛被生活牵着鼻子,一步步走向名利的浮云深处,再也看不见任何人生的风景,那时才深深悔恨,最终留给世界一个孤独的背影。

爱唱歌的少女,如今已不再歌唱,岁月偷走了她歌唱的心情。骑单车的少年,当年鼓足勇气的表白,早已随着夕阳,沉沉地坠入黑黢黢的群山,再也想不起那曾经深深爱恋的女孩和纸条上的誓言。故乡的杜鹃花,年复一年的红遍群山,篱边的牵牛花已忘记记束了多少季节、岁月……

把椅子一本书在湖边树阴下一坐就是一晌午。到吃饭时,姑妈会拖长声音喊:“宝儿,吃饭啦”。姑妈做什么都好吃,快臭的鱼也让她做得满屋生香,馋得小猫在桌子底下乱窜。

大年三十,别人都往家里赶,而我则要走七、八里小路往姑妈家跑,因为姑妈没孩子,最怕过年,所以父母总让我大年夜陪着老两口,每年都这样。我上大学后,有时回老家还要在姑妈的怀里睡一宿。

—

其实姑妈是有孩子的,多年后母亲告诉我。姑妈娘家姓熊,楚国的国姓。但熊姓家族在这一带弱得不能再弱了。偏偏弱族出美女,十里八村没人不知道姑妈熊金妹的。

姑妈上有家姓朱的大户,是这一带有名的“湖霸”,不知用啥法子,硬是把姑妈掳掠而去,做大做小母亲不记得了,但姑妈肯定为朱家生了一个儿子。听说那个男人对她还不错,打着洋伞回娘家应该是姑妈年轻时最得意的时候。

临解放时,“湖霸”被“革命”了,姑妈的孩子也夭折了。姑妈作为“战利品”,被湖霸这边的游击队弄到山上。游击队员们对“湖霸”的漂亮女人难免有轻薄之意。这时,游击队长出现了,说她也是苦命人,断不敢造次!他将姑妈送到山上一座庙里,每天有吃有喝,时不时还来探望。一年

—

小时候从姑妈家回来总是恋恋不舍,姑爹总要在湖边上送我很远很远,分手了,我也歪歪扭扭,不好好走,我知道他在后面看着我。直到绕过一个山嘴,料想姑爹看不见了,这才好好走路。考大学那年暑假,我一直在姑妈家床铺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姑妈也一会儿一醒:“宝儿,别急,明天让你姑爹划船带你到城里问问,看分数出来没?”第二天一早,姑爹就把小船准备好,划一上午划到县城,分数还没出来,祖孙俩悻悻地往回划,到家时,太阳都快落山了。划了一天船的姑爹仍旧乐呵呵的,“没问题,宝儿一定能考上!”

—

姑爹姓廖,在家族中排行老四,村里许多人都喊他“四哥”、“四叔”,姑妈自然就应了“四姐”、“四姨(老家喊叫姨)”。